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GEORGE H. QUESTER

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美] 乔治·H. 奎斯特 著 孙建中 译 肖 欢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GEORGE H. QUESTER

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美] 乔治·H. 奎斯特 著 孙建中 译 肖 欢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美)奎斯特(Quester, G. H.)著;孙建中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BN 978 - 7 - 208 - 07633 - 4

I. 国… II. ①奎…②孙… III. 国际关系学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151 号

责任编辑 张笑天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

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

[美]乔治·H. 奎斯特 著

孙建中 译

肖欢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176,000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7633 - 4/D • 1332

定价 24.00 元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中文版前言

《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被翻译为中文,我作为作者感到极为荣幸和高兴:一是我过去与中国学者有过许多愉快的交流,二是潜在的中国读者非常多,三是中美两国在各自的历史传统中都的确非常重视防御。

正如原文中多处表述的那样,本书特别强调能力而非意图。论点如下:不管某一特定国家是否富有侵略性,或者说对现状是否满意,如果其拥有的技术并不利于其进攻,或者说其武器装备的性能有利于那些处于危机之中岿然不动、等待对方首先采取行动的国家,那么该国就不太可能与邻国交战。

但是,具有防御意图的国家还是比较倾向于欢迎有利于防御能力的军事发展。修筑长城以及对长城的崇拜证明中国人很早就认可了这一点,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美国人在历史上比较注重防御的例证是美国的国歌和星条旗,国旗是用来纪念 1812 年战争中成功防御的巴尔的摩战役,当时的英国舰队对麦克亨利堡(Fort McHenry)久攻不克。

因此,任何真的愿意维护和平与各自独立主权的人,都会乐意看到有利于防御的武器和情势的出现。20 世纪 20 年代,国际联盟的一项耐人寻味的成就就是对武器的种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试图分出类别:哪些属于鼓励进攻的武器;哪些不是鼓励进攻的武器。

本书探讨进攻与防御能力之间具有区别的观点在一般性的讨论中

根本不予考虑,在职业军人、裁军倡议者以及国际关系专业的学者中间也都不予以讨论。人们经常听到的议论是:武器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取决于其使用者的意图;或者说最棒的防御就是一种好的进攻;人们会注意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理所当然地设有国防部。一些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分析家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的措辞都只不过是宣传,因为每个国家都拥有宣示自卫意图的权利,因而可以将其购买的所有武器贴上防御的标签。

世界各国的职业军人都倾向于将进攻更多地与勇敢联系起来,视依靠固定要塞和防御堡垒作战为缺乏勇气的表现;他们同样认为进攻更具创新精神,而依赖固定防御则往往滋生惰性。当双方都部署了进攻性武器之后,军事预算就会随之增加,原因就是在拥有进攻性军事技术的情况下,双方对出现的任何一种形势都不会感到满意。相比之下,如果防御性的军事技术占优势,每一方甚至会对拥有对方三分之二实力规模的形势感到满意,这样,紧张形势和对对手进攻的恐惧感将会缓解下来,军事预算也自然会降低。

美国的裁军倡议者们之所以不承认进攻和防御之间存在区别是另有原因的,既然许多人赞同裁军越多越好,他们就不想听到(为了维持和平的目的)还有什么好武器这种事情。

即使一些裁军倡议者们同意那些嘲笑进攻和防御之间存在区别的职业军官的观点,但是,这种区别是真实的,而且在过去也一直被认为是真实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常规战争的联邦德国人和其他分析家纷纷主张采取防御性的防卫政策。他们都注意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声称其所拥有的武器是防御性的,并且与其国家的防御意图相一致;而联邦德国的分析家们则认为,我们应当先把宣传放在一边,以便寻求那些真正的防御性武器和军事技术。当冷战由于种种原因而行将结束时,随着华约组织的解体,联邦德国的建议的确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因为莫斯科开始谈判非进攻型防御问题。同时,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的谈判代表也开始更加认真地对武器进行分类:

哪些类型的武器有助于进攻,哪些类型的武器不利于进攻。

注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本书中主要谈论的是军事对抗中的防御问题;另一个自核武器诞生以来就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保护人口不受攻击。前一个问题有时用美国军事术语来说称为打击军事力量问题,而保护城市不被摧毁则属于打击经济目标问题。

当在以打击军事力量为目标的对抗中双方愿意采取防御策略时,就意味着如果一方发起进攻,其损失的军队与消灭的敌军数量相比,得不偿失。就最后赢得战斗的胜利而言,如果一方等待对方进攻,结果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不想看到战争,那么战争发生的风险会更小一些,世界便不会重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覆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双方都等不及弄清楚对方在干什么。在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面对面的对抗中,防御具有优势的事实反过来说明:危机的稳定性会得到加强,发动进攻的紧迫程度会降低,因误解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会减少。

如果在军事与军事的对抗中双方都倾向于发动进攻,危机的稳定性就会大大降低,有关战争的谣言就会自我确证。

冷战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世界军事领导人开始懂得危机稳定性在战略空军和导弹部队对抗中的重要性,这使他们看到了双方都害怕对方首先发动第一次打击的危险。持续几十年的冷战噩梦有可能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相同的原因而演变成为一场核战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双方都看到了先发制人的优势和后发制人的劣势。多弹头导弹、反潜作战(ASW)能力和导弹的高精确度都会因此而令人生疑,因为随着突然袭击的诱惑力不断增加,人们的恐惧感也在不断增加,危机稳定性随之降低。

但是,类似的逻辑在常规力量层次上几乎还没有被人们接受,正如上面特别提到的那样,职业军人和国际关系专业学者仍然过多怀疑能力上的这种区别。撰写本书的意图就是要反击这种怀疑论。

在强调防御性武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的一些局限性。如

果发生类似 1990 年萨达姆·侯赛因公然入侵科威特这种情况,外部世界就必须进行干预以消除侵略并恢复公正状态。对于联合国安理会领导下的这种集体安全干预,进攻性武器是必要的。如果北约因遵守转向非进攻性防御谈判的部分内容而放弃了装甲力量和两栖作战能力的话,那么要扭转伊拉克侵略和占领别国领土的局面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此,未来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之一是集体安全是否能够真的有效。正如国内社会中的警察为了调查犯罪行为和惩罚罪犯而不得不对私人住宅破门而入一样,国际社会如果想进行干预以惩罚侵略者和纠正侵略事态,就必须维持一定的进攻能力。

但是,维持进攻能力可能会诱使有些国家使用它,甚至在面临其他国家不赞同或者联合国所代表的世界也不认可这种干涉的时候,依然使用它。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到倍受争议的 2003 年外部世界对伊拉克的干涉问题上了,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论点仅仅是一种判断,这种判断是萨达姆·侯赛因违背了其先前所作的 not 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承诺,以此来证明美国入侵行为的正当性。

这里不是从正反两方面对美国的论点发表看法的地方,在此问题上,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表达了对美国行为的反对意见。那些反对进攻能力的分析家们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对于一个拥有可支配的进攻性常规武器的大国来说,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越来越具有诱惑力。

在何为合法、何为不合法的问题上,在各国是尊重现有的边界还是可以突然夺取别国领土的问题上,在恐怖主义组织是否可以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屠杀成千上万民众的问题上,未来的国际关系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但是,只要放在拥有真实军事能力的大国背景下,像合法性这样的问题总是能够自行解决。这些能力无论是有利于进攻还是不利于进攻,都仍将是人们面对的一个现实因素,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因素。

致 谢

与许多出版物一样,本书也要对以下人士表示谢意。感谢我的同事们,他们非常有耐心地对早期的书稿进行了研读和评论。书中如有任何错误和缺点,都与他们无关,而是我个人的固执所致。本书广泛听取了批评者的意见,他们是史蒂文·坎迪(Steven Candy)、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彼得·沙夫曼(Peter Sharfman)和萨姆·威廉森(Sam Williamson)。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爱德华·W. 福克斯(Edward W. Fox),感谢他在参与此事时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作为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为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建议。

第十五章曾以较长的篇幅在1975年12月出版的《军事评论》(*Military Affairs*)杂志上发表过,因此我非常感激该刊物允许我在这里使用其中的若干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讲,本书是康奈尔大学和平研究项目以及该项目所提供的许多学术活动的产物。书中所探讨的主题在该项目举办的研究会上被多次讨论过。

实际上,本书是在我任加州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时完成的。没有哪里比该中心所提供的环境更能激发人的写作灵感了,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妻子艾琳(Aline),正是她的帮助才使我从事的这一切工作都充满乐趣。

目 录

1	丛书总序 纵谳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王缉思
1	中文版前言
1	致谢
1	第一章 进攻与防御
12	第二章 最初阶段:古希腊均势与罗马帝国
25	第三章 封建欧洲:防御的时代
33	第四章 对欧洲的外部威胁
41	第五章 进攻力量的复兴
51	第六章 均势:国防得到保障
60	第七章 新的进攻:群众性军事动员
70	第八章 铁路和动员计划
77	第九章 海权
91	第十章 1914年:整个世界都采取了攻势
109	第十一章 回顾防御僵局
127	第十二章 1940年至1945年:重新发现进攻机会
142	第十三章 核武器:无限痛苦的战争
150	第十四章 有限战争:“常规战争”
158	第十五章 游击革命:难以遏止的战争
169	第十六章 重返均势?
176	第十七章 裁军与军控
193	第十八章 进攻与防御:几点结论
200	译后记

第一章 进攻与防御

“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关系是战争分析中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由于这对概念的语义混乱,许多时事评论员最近几年来一直都避免使用这两个术语。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防御”意图的普遍认可,这也许是出于对国际交往或是人际交往中相互自主权的尊重;因此,每个人都不应该闯入别人的主权范围内并向对方发起“进攻”。肯尼迪总统在与赫鲁晓夫的古巴导弹危机对抗过程中,通过将导弹称为进攻性武器而不是防御性武器,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美国政府设有国防部而非战争部,日本拥有自卫队而不是武装部队。甚至在军队跨出国门之时,每个国家也都希望自己看上去在采取守势,因为只要保持这种防御形象,大多数中立者就会对你更加同情。如果每个人都想要“防御”,而没有人想要“进攻”,那么我们是否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抛弃作为国际事务分析工具的攻防区别概念呢?

我们认为概念的区别所具有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些,尤其是当我们关注防御或进攻的能力而非意图时,更是如此。在体育比赛中,每个运动员都想取胜,但是有时最优秀的运动员所能做的就是保持现有的比分(例如,在棒球比赛中当轮到对方球队击球时,在足球比赛中当对方球队控制球时)。在战争中,可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比如军事技术告诉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现有“成就”(就所拥有的领土面积而言)。再例如,当双方的防御工事都坚不可摧时,任何一方的军队蜂拥而出、冲入无人地带、试图将战线向前推进,都将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但在另一些时候,客观环境也许会表明发动攻击将更加有利一些。

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军事能力问题。那么,我们能否鉴别出那些属于有利于我们主动出击打击敌人而不是躲在预先准备的防御工事里坐等敌人攻击的技术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呢?这种进攻优势或防御优势的军事和政治后果是什么?事实上决定军队向前冲锋还是躲在防御工事里以逸待劳,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战场环境和所使用的武器。如果在同一战斗过程中一方能够通过攻击行动杀死的敌人要比它损失的士兵更多,结果将会怎么样?如果伤亡情况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倾向于进攻。如果情况相反,攻击部队比受攻击部队损失更多的士兵和飞机,结果将会怎么样?一种本能的动机此时要求它采取守势。

大多数战争,即便不是全部战争,其发生都是基于对双方军队相对消耗的考虑和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目的。防御和进攻术语也适用于“打击经济目标”*(countervalue)式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将战争痛苦强加于平民百姓身上,而不是使敌方士兵丧失战斗力),但从历史角度看,打击对方军事力量则是最重要的考量。当一国军队决定跨越国界向对方军队攻击时,战争就开始了。如果每一方都停留在自己防线的一边(“继续采取守势”),战斗和战争就不会越过“虚假战争”阶段(这个名词是新闻界送给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法德军事对抗行为的,当时双方的军队主要是停留在自己的领土之上)。

如果一架轰炸机利用引力就能够摧毁地面机场上的大量敌机,那么这就是一种有利于进攻的技术成果。如果一个精心计划的布雷区能让任何试图攻击强大机枪火力网的军队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这就是一种不利于采取攻势的技术,是一种能加强防御的技术。

有些武器可能既有助于进攻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助于防御性军事行动,只要这些武器能够随进攻部队一起行动并帮助它们赢得战斗。但是如果这样的武器不能随意移动,就只能用于防御。布雷区、海岸固

* 也译为打击城市目标或打击社会财富。——译者注

定炮兵阵地或者固定的高射炮就属于此例。虽然我们无法携带这些武器与敌人作战,敌人却可以迎着这些武器而来。每当外国决定侵犯一国的边界时,就为该国武器的使用提供了一个靶子,此时该国的武器就变得极具防御性质。

因此,机动性一般有利于进攻。第一,如果一国军队可以带上自己的所有“家当”,即所有最致命的毁灭性手段,它就可以轻松地进行侵略。

第二,拥有机动能力可以让攻击部队利用其进攻路线上的各种薄弱点或军队火力的盲点。假如食物或汽油等后勤物资的供应遭到流窜敌军的突然袭击,那么许多军队就可能因此被打败,甚至被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所打败。向北行走的军队如果突然在南面遭到迂回到其侧翼的敌军的突然袭击,就会陷入混乱。不少军队甚至大部队,如果突然被切断与国内的联系,最后也会士气低沉。飞机则容易受到飞行高度更高的敌机的袭击。

第三,机动能力使得攻击部队能够迅速组合与重新组合,当其决定开始战斗时,可以随意地形成临时的数量优势。在某一具体的战斗中,胜利总是属于力量最强大的一方。就力量消耗而言,弱方的伤亡损失最为惨重(伤亡情况大体上与兵力的平方成反比,这是由数学家F. W. 兰彻斯特[F. W. Lanchester]推算出来的)¹。因此,当允许一方选择战斗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选择成败的机会时,采取攻势也许具有重要意义。当军队的机动能力不能满足这种战略运动的需要时,防御再次显得更加有利一些,这样就会少发生一些战争。

武器的另一个特点对于攻击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件武器只是在暂时的一段时间里有效,那么它就有利于立即采取主动的一方,而不利于等待一段时间后让武器失去作用或者等到敌人完全拥有了相同的武器之时再使用这类武器的一方。这里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飞机不能永远停留在天空中。因此,在敌机飞上天之前以及在我们的飞机再次降落地面加油之前,我们可能会急于实施先发制人式的

攻击。如果要继续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作的话,就不能对民众进行无限的总动员。当我们的军队动员起来之后而敌人的军队没有动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首先对敌方实施打击,以避免出现等到我们的军人复员回到平民工作岗位上之时敌人向我们发起攻击的局面。因此,人类飞行的能力(暂时的)或者完全被动员起来组成武装力量的能力(暂时的),可能会有助于进攻,因而也会威胁和平。

相比之下,与地形特征有关的武器都有助于防御。也许有些轻武器只有在伏击敌人时才非常有用,因此,在一个地区居住了很长时间并且熟悉当地大小道路的居民,在本地反抗外来入侵者时,使用这样的武器作战非常具有优势。像沼泽地、山区或丛林,甚至当今的城乡结合部等这些地形特征,都同样有利于防御,主要是因为防卫这样一个地区的军队要比试图闯入该地区的外国军队更熟悉这里的地形特征。例如,美国人也许就是因此而在东南亚的丛林中受阻,1948年阿拉伯贝都因人则是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中陷入不利境地,如果战斗转入瑞士山区,法国勃艮第人就会被瑞士人打败。如果丛林、山区或者任何所列举的地形特征影响到了机动性,这当然又是一种对防御的支持。

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进攻或防御的倾向,指的是在武器对准其他武器时以及人们使用它们开火时的武器效能,这可以称为“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效果。如果这样的武器被永久性地固定起来,就会加强防御力量;如果这些武器具有机动性,就有利于进攻。但是,一般说来,武器也可以有效地屠杀平民,给人们造成痛苦,给社会造成破坏,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打击经济目标”的后果。²

战争进程本身几乎总是让战斗人员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心理很不正常的人才喜欢这样的杀戮和破坏。只有在想到胜利的果实时,或者为了避开更加惨重的战败后果时,大多数人才会忍受战争的代价。也许将来某一天,打一场对战斗人员或战场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的战争能够变成现实。可以想象,这种战争不会比美式橄榄球赛更具有破坏性。目前,战争代价本身仍然要比体育比赛高很

多;的确,自从文明世界里产生战争以来,战争的代价就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即使战争的代价很大,这些代价也是随着技术和社会结构的演变而时高时低。有些时候,战争的代价主要是由战败的一方来承担,这样,有希望取得胜利的一方就会受到更多刺激来主动发起进攻。但是,在另一些时候,战争的代价则是由胜利者和战败者双方比较平均地承担,这或许是因为战场使交战双方的年轻人付出了惨重的伤亡所致,或者是由于战争的破坏性无法被控制在某个区域而殃及了“国内战线”所致。

如果战争的代价肯定很大,即使双方可能通过采取主动攻击行动取得胜利,双方也都不会因此而开始战争行为。再进一步说,我们今天拥有了空军与核武器,这可以让一个完全战败的国家在最后奄奄一息时进行报复性反击,使战胜国的城市和人民遭受最恐怖的毁灭性破坏。这也可以慑止人们为追求胜利而发动战争。

正如用来保卫城市不受袭击的反弹道导弹武器被视为“防御性”武器一样,能够将一座城市夷为平地的武器也许可以称为“进攻性”武器,因为它肯定“改变了比分”。但是,如果夷平一座城市与使敌人的武装部队和武器陷入瘫痪两者之间毫无关联,这种行为就需要从另一个逻辑和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向敌军士兵射击,原因很简单,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向我们开枪。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自然地射杀敌国的平民,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虽然报复逻辑和报复威胁(例如威慑)确实存在,但是还需要更复杂深入的解释。

严格意义上讲,在大众语言里,人们将瞄准平民的武器称为“进攻性”的,对准其他武器的武器则不在此列,而这样的划分可能会混淆我们对战略的理解。在本书大部分讨论中,“进攻性”这个短语不是指别的而是指有利于主动发起打击军事力量行动的技术和技巧,这种技术和技巧可以使敌军损失的武器和士兵比自己在进攻中损失的要多。正是这种“进攻性”鼓励了战争;正是“防御”能够将这种打击军事力量的伤亡比率颠倒过来,从而阻止军事冒险行动。相比较而言,具备“打击

经济目标的进攻”所需要的能力似乎对和平有利,而“民防”也许使得战争更具有爆发的可能性。(当然,如果打击军事力量的进攻在“第一次打击”中一直非常有效并且可以排除所有打击经济目标式报复的可能性,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但是,这些内容主要是 20 世纪中期最初的概念和战略含义,尽管偶尔也存在着例外情况。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下,蓄意的打击经济目标攻击不被视为一项特别的战略选择;为了能够控制和消灭敌国的平民,就不得不首先使敌国的武装部队丧失战斗力并将其打败,因为它们会阻止该国的行动。

打仗不是去野餐,只有疯子才会很随意地发动战争。但是,当获得战争胜利的风险很小或者没有报复危险时,政治家就会愿意主动采取攻势,直到胜利为止,迫使敌人无法采取主动和获得胜利。因此,与防御性武器相比,战争的可能性明显受到进攻性武器效能的影响,同时也受竞争对手在两种武器上投入多少的影响。如果双方都准备通过侵入对方领土来获取优势的话,一旦发生政治危机,就极为可能爆发战争。对比之下,如果防御处于优势,那么危机中的每一方或许会等待一些时间,希望对方会愚蠢地主动进攻。

防御优势对于和平的重要性并不是最近才被发现的。例如,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经典著作中就非常清晰地讨论过这种关系:

第三个起作用的因素是防御的强大力量,就像机器中的棘齿轮不时地使机器完全停止运转一样。甲方感觉自己的力量太弱小不能攻击乙方,但这并不表示乙方很强大能够攻击甲方。防御所添加的力量并不因为采取攻势而丧失,但是,用形象的话说,就像 $a+b$ 与 $a-b$ 的差数等于 $2b$,敌人也能获得这种力量的添加。因此,也许会发生这种情况,双方在同一时间里不仅感到无力发动进攻,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如此。

这样,甚至在战争进程中间,对战争巨大危险的洞察和忧惧开